

T5238.07/7671(1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0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鉅文卷之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
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
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
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
羊豚以奉之跼蹐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

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
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
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
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張衡歸田賦

遊都邑以未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
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
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遊與世事
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
滋榮王睢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
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
織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
禽懸淵沈之魴鱮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般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誠將迴駕
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
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
所如

潘岳閑居賦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
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
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
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
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
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尉魯武公其
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
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

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
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
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普通人和長輿之
論余也固謂拙于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
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
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
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
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

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
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
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
曰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
猶內愧於窳遽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
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
浹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
黜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祕奧究人事
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豁了巨黍

異秦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虫飛以先啓行曜我皇
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
廻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
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
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脩千
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金吹煌煌乎
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
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
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

髦士投綬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
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
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澆澗齒菖敷披竹木蒼
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裨之柿周文
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
之別二奈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
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縈麗藻之飾華實照爛
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薑薺薺甘
旨蓼芡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

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
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
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嘗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
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蘋鯉或宴
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
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
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
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
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

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范曄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
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
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
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
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
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
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
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

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踈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遠塵枉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徃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
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
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
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王羲之蘭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
蘭亭脩稷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
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
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
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

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
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
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
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
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
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因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
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

感於斯文

皇甫松大隱賦

并序

樂子進不能強仕以圖榮退不能力耕以自給上
不能放身雲壑下不能投跡塵埃似智似愚人莫
之識也如狂如懦物不可知焉酒泛中山適逢千
日萍漂上國追逾十年遨遊不出於醉鄉居處自
同於愚谷閔仲叔之殊見徒避猶肝屈大夫之福
懷浪投魚腹是以坐成滌器行將賃舂擁萬卷而
笑百城舉簞瓢而歌一室必斯口無二價居賣藥
之流身抗三旌入屠羊之肆於是詩輕招隱賦陋

歸田和光同塵嘗聞語矣遁世無悶豈虛言哉榮
啓期之鼓琴身終三樂嚴君平之賣卜日止百錢
是可以融神保和含道詠德亦何必拂衣丹嶠散
髮清流吸玉露之英擷金芝之秀鍊神化骨以爲
榮乎甚不然也何況華裾飛蓋鏗玉拖金赫赫煌
煌光寵相耀有是夫哉昔尚長設論富不如貧曹
劇立言食肉者鄙請事斯語以奉周旋以書于紳
以銘于座河上公之章句紛其 歟漢陰叟之畦
町不亦勞也言而不足聊爲賦云蕪音適愧乎雕

蟲浪跡遽同乎豹隱陋均傖父誠堪覆瓿以增嗤
價重兼金未足披沙而擇有

招隱謂樂子曰爾其賢乎何憊憊之如是也樂子
喑然招隱者曰夫天地陰陽專其神日月星辰專
其耀山嶽峯巒專其高江海川瀆專其深所以滄
忙曠朗巍巍瀾瀾者也殆非口適所能彩發於其
間矣自此以降各專其能衆自煩也龍專其靈虎
專其猛火專其烈水專其柔霹靂專其怒魍魎專
其怪至堯專於治民舜專於治孝夏禹專於治水

成湯專於救旱周公專於接賢仲尼專於化物老
聃專於道德莊子專於逍遙迨於史魚伯宗專於
直也季札郭伋專於信也侯嬴荆軻專於義也子
胥晁錯專於忠也龜鼉魚豚螭鼈龜蜃專於水也
麀麀麋鹿狐狸熊羆專於山也飛鼠專於暗矣飛
蛾專於明矣至于蜘蛛蟋蟀螳螂蟬蛄皆有所專
而未能暫悉其所專也觀爾之志退非專閑進非
專仕愚不專愚智不專智操心若老成謀身若兒
戲顛倒上下罔識所謂亦有專之者乎樂子曰有

之吾專於不專也招隱於是知其大人也歛衽易
容退而復拜拜而且跪言曰昔仲尼所謂走獸可
羅淵魚可緝飛鳥可罾至於龍駕風電乘雲雷吾
不知之今先生之謂矣請從而書之於是樂子迺
推琴濡毫以訖其辭邈乎悠哉曠宇宙而氛埃古
茫茫而日去今紛紛而月來開闢天地之上聖分
裂山河之雄材蛇身虎鼻螭質龍胎乘剛柔於水
火含變化於風雷莫不隨草莽而共腐與珠玉而
同灰悲夫自茲已降又何營營而不迴所以八荒

放志六合遊神皓然矯首兀若無身顧不懼於來
者又何希於古人老聃煩於論德釋氏詭以推因
苟吾心卓然而不惑又寧見欺於此君何況駕鶴
真人吹笙王子玉樹玲瓏金臺遷迤青鸞翠鳳之
飛鳴丹豹赤麟之遊止劉安鷄犬呂恭奴婢子英
拜而魚飛初平叱而羊起或者藥而針龍或飛符
而繫鬼負柴草而廣施賂菜瓜而博戲紛乎哉故
吾不悉心而信矣又有青龍上漢白鹿陵虛變砂
神米質酒靈書吁稚川與子政何相欺之甚歟赤

城玄圃任公子之所居荒垣朽竹丁令威故墟安
用翩翩爲白鶴何必悠悠騎碧驢已焉哉吾將居
常待終而已矣又何神仙之學乎於是掩蓬扃閉
茅屋几案詩書形骸土木雖捉襟而露肘終擊壤
而鼓腹有酒劉伶無妻犢沐花菲菲而晚紅草淒
淒而暮綠春水兩派晴山數曲吟四首以愁濃舉
一觴而驩足波激越而瀛溶竹含烟而櫟籟倚杖
則手放青鳩脫冠則髮辭班鹿養牛不乘生鷄嬾
祝苟求仁而得仁又何榮而何欲世事紛紛生涯

促促亦何爲乎鯁金亦何爲乎泣玉悠哉已矣胡
不順時而從俗耶亦有居陋巷而易志顧好爵而
迴腸耻白屋之蕭瑟期青雲之頡頏寵崇朱紫譽
藹馨香交親翁而相會門巷擘而生光危冠岌岌
環珮鏘鏘朝朱門而受爵暮亦族以罹殃信刑漢
朝胥流吳水一室薰而香焚三宄空而犬死能守
節以保身然後謂之君子萬古勲庸逐風砂歌鐘
玉帛散朝霞華亭晉陸悲朱頂上蔡李斯億素牙
稽康臨刑而顧影竇嬰就戮而興嗟高鹿馬以喪

國擘地豕而忘家諒覆車之在眼吾將易轍而止
耶於是振遐思蕩清慮擺簪裙遜名譽聊踈放以
安貧冀靜僻而爲趣迺步重水常趨遙林竒峯崑
崑古木森沉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深遇清
風而藉席對綠條以開襟垂蘿窈窕以樛結連巒
茵蠢而相尋望去鶴於沙尾見歸龍於水心青苔
潤而饒露碧梧欹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瘦臺琴山
席平鋪而葉墜書卷橫開而露侵迴首遙壑松羅
漠漠曲徑抱雲根斜陽遶山脚瀑迸疑懸峯危欲

落歷斷岫而崢嶸入踈林而綺錯委葉交扶盤根
相閣野鼠鬪於林稍山鷄鳴於叢薄蔓韜時縈壁
危或拓出入煙羅徊翔寥廓靈葩露葉芳綿綿山
青雲白心悠然徐生赴哭三千里萊子留書十四
篇陸通避楚而負甌張翰辭吳而解舡豈求聞而
矯俗諒襟懷之異焉予亦何人思爲逸民朝常擁
耒暮或垂綸山泉鳴而入夜洞花寒而變春閑遊
諳野蔬食慣貧盤中之周生紫蓼嶺上之陶公白
雲野岸波登蓬門露曉徘徊綠水之際蕭洒青林

之表杞根成狗蘿葉垂蔦山鹿奔而草低野鶴飛
而桂蕞溪外負薪田中荷蓀鶉披子夏之衣蛙鳴
稚圭之沼壠畝連延桑麻繞繚入崦而朽竹芟踈
出溪而茅茨稀少依林壑以終焉經沼沚而留連
花披籬而綿絡瀑鳴山而布懸潭中則噴魚躍日
洞裏則沉鹿呌煙遇山客以停杖逢沙禽而駐船
槎崩水沒樹空籬穿雉雒霧日鼉鳴雨天灌於陵
之藥圃耕彭澤之黍田偷閑散於一日役筋骸於
百年開山決水澆蘭蒔芷移風桂於嶺頭種煙篁

於澗裏浪滿沉舟苔生濕地山廩空而鼠喧野浪
高而鷗喜或曲岸而流觴或平崖而隱几煙霞繚
繞桂松邈迤跟鶴西來驚鸞南起嶮嶠之不極終
灑滌而未已慨然懷古中心如醉憶耽酒之步兵
想能詩之都尉先生則五斗成文君王則七言見
志陸機之價難借鄭衆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將
已而諒紛紛於來者欲停觴而遲誰求懷掩抑遐
思歔歔鑿往行之得失悞前賢之是非至如龍章
鳳姿之異鷗化鵬立之姿重踵胼脇龜背虎眉莫

不截野格禽深江斬螭粹搏犀兕磔烈熊羆藉魚
爛之勢興龍變之機日虧星隕海動山移澶漫輻
亂推斥支離然後續百王之鴻烈應五運之昌期
於是玉帛郡國鐘鼓神祇疊竿醪醴籩俎昇膺周
旋登陟以嚴以私威儀文物繽紛陸離禮樂戎狄
冠蓋蠻夷轟然一瞬雷威風馳明遠歎蕪城之作
子仙叙離別之詞雖寂寞而遠矣良咨嗟而愍之
若夫舒巧矜談沾多肆慾蒯通一說而亡三墨翟
九拒而餘六智不如葵義輕於粟資汎說而有餘

在通議之不足置此獨幽沉昔人難復尋艤舳繞
南浦薜荔滿西林嶺遮亭而青獸不起松橫水而
蒼龍欲沉鷗泛空而點雪月零渡而蕩金獨徘徊
以無侶悄持觴而未舉歎巨卿之不來嗟子皮之
乖阻胡不長逝子而隱憂决比德於單卷逝追蹤
於許由道匪五往思無三求與偃僂而同去共支
頤而云休孰得孰失何思何讐豈若介子推之怨
晉費子陽之泣周煙颺勃起涕泗橫流徒血盡於
雙目竟灰錯於一丘所以順世浮沉與時消息冥

神觀化何往不極齧缺之間惡乎知哀駘之心莫
之識今昔茫茫與衰運長超然委命于何不臧亦
何悲於麟獲亦何嗟於豹藏薜葉離披之烏槐根
擁腫之場白鷗兩岸青莎一床遇四老而極逸逢
七賢而甚荒露濕書笈塵生藥囊楊子袍穿仇生
室方結痛飲之山簡就蔬飡之袁唐我有遐說超
然自悅鄙文馬與華軒况金臺之玉闕藥不可還
童方難爲馭風莫希魚背客不作鹿門翁門何山
而不對水何徑而不通雲歸則千峯卧綠桃飄則

金文卷之十一
一川踏紅南灣漁者東郊老農形骸坐類襟帶自
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駕犢而相從採藥於巖下行
歌於里中兒童日以癡叔鄉人指作愚公怪蔣詡
之徑狹笑孫登之室空昔者梁伯鸞之牧猪馬仲
圭之呈兔毛公隱身於博徒嚴生攻書於卜舖咸
蓄竒聲共沉高步雜閭里而寄清泪塵泥而自汗
我亦悠悠何心去留方寸自足徒勞外求入煙霄
而何樂處城市而何憂於是抵鄆郭出林丘九衢
駢羅而自適三市終譁而自遊棖楹接拱輓輅連

輶金碧簇而霞爛羅紈開而浪浮曉入屠肆春遊
酒樓卧白犬於甕下懸青鳧於杖頭並肅父以補
履同庖丁之解牛遇茅狗之迎酒嫗逢木羊之隨
葛由旗亭日將夕百戲忘休息漢女踏紅綃海人
拋赤灰飛塵霄合囂聲晝塞泥燭巧成皮錢妙飾
滌器則或損殊材當壚則時逢麗色與商丘而同
懷共文賓而晦跡斥鷃逍遙藩籬可巢不憚負局
何羞賣膠或有貨藥藏名偏書養志或屠狗於橫
街或奔牛於列肆道合情同心諧跡似穢體濁形

指聰斥智雖殊之於萬途咸趨之於一揆天道云
云亡知喪真孰能國士吾爲市人德與時而偕益
道隨行而日新一牛衣以溫體五羊皮以易身羅
衣駭目麗質驚鄰詎謂正色寧吾所珍不望豹變
非圖螻蝻誓洗耳穢那挑指文惡心長而髮短驗
齒亡而舌存損又損以立操材不材而用神伊大
道緬邈而不極聊糟粕於斯文乃援琴而歌曰茫
茫大塊兮淵淪透迤生我至德兮其心孔殷茫茫
兮孰知其施道之虛維吾之廬闔之隘維吾之賓

矣道之謐維吾之室闔之囂維吾之黨矣杳乎徐
乎遼乎冥乎維吾之娛矣剛龍之蟠長雲兮天矯
蜿蜒脩鱗之喜橫海兮紛漭漩沿游神於六合之
外兮希夷自然又歌曰曾瀾起兮風自飄雲溶溶
兮連沉寥微風息兮波以平雲霏霏兮開宵冥重
巖邈兮脩已遠洳潭渺兮深復淺羽余觴兮空余
壘玉顏醜兮山已頽羲皇何以不復回損形棄世
兮如我何哉金踴躍兮求莫耶爲不祥兮將奈何
招隱者歌曰大道由由而熙熙吾莫

誰宗樂

子吾其嗣之至化蕩蕩而一一吾莫知專誰師樂
子吾其與焉歌闕杉竹蕭然而失響鳥獸徘徊而
更鳴怡然鼓琴抗然起舞於是標問答纂歌詩不
知其強名爲賦之

王績無心子傳

東臯子始仕以醉懦罷鄉人或謂之東臯子不屑
也退著無心子以見趣焉

無心子寓居於越越王不知其天人也拘之仕無
喜色泛越若而從越國之式曰有穢行者不耻俄
而無心子者以穢行聞於王王黜之無愠色退而
將遊于茫蕩之野適績之邑而遇機士機士撫髀
而歎者三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無心子不應機
士曰願受教無心子曰爾聞蜚廉氏之馬說乎昔

者蜚廉氏有二馬一者朱鬣白毳龍髻鳳臆驟馳
如舞終日不釋鞍竟以熱死一者重脰昂尾馳頸
貉脰踈齧善蹶棄而散諸野終年肥遁是以鳳凰
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濘君子不苟縈以羅患聖
人不避穢而養生東臯聞之曰善哉不可以加之
矣

王績荅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
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
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
盛夏五月跂踈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
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
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
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

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吊閨門
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
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
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廐總十餘間
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薦
藜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
牧鷄豚黃精白朮苟杞薯蕷朝夕採掘以服供餌
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
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

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
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州方丈森然在目前
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
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閑人更相唱和孤住
河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
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杞
等法用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暇脩渾沌並常行
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徃徃有高
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

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脈
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吾家三兄
生於隋末傷代擾亂有道無位非汾亭操蓋孔子
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
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
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
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
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可無俗氣攜酒對飲
尚有典刑先生又作獨處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

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翫讀便復江湖相忘吾
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趨高竒詞義晦遠峩峩蕭
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
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
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
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
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數
豐熟賢人克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
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吾哉又知房李

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
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
思能獨放湖海之上才堪濟世主者所須所恨姚
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
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住然煙霞山
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
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栢羣吟藤蘿翳景意
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
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
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示所懷敬願
珍厚不一 王君白

王績荅程道士書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通趨識人情之大方語默紛雜是非淆亂夸者死權烈士殉名貪夫溺財品庶安生各是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哉故我師曰莫若俱任而兩忘仲尼所以無可否於人間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謂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爲謀蓋爲此也足下欲使

吾適人之適而吾自適其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
且欲明吾之心一爲足下陳之昔孔子曰無可無
不可而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玄而乘關西出
釋迦曰色卽是空而建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
玄致弘濟之秘藏實寄冲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
可以言行詰之哉故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
子曰夫無爲者無不爲也釋迦曰三災彌綸行業
湛然夫一氣常凝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爲一
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違其適則何爲而

不閔故夫聖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閔之名卽分皆
通之謂卽分皆通故能立不易方順適無閔故能
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求無閔雖
有神萬將獨奈何故曰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鶴脛
雖長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違也夢爲鳥唳於天
夢爲魚沒於泉言適之不可違也吾受性潦倒不
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接對賓客則樂然
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足供歲釀
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明安和血

金一入卷之十一
三十一
脉通利既無忤於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
適也而同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
箕踞散髮玄譚虛論兀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
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先擇一
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以爲匡扶之要畧盡
矣然嶧陽之桐以俟伯牙烏號之弓必資由基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輔
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用
羽翮故頃已來都復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

何況百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我徒也若足下者
可謂身處江海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志不
覺坐馳若以此見輕議大道將恐北轅適越所背
彌遠矣我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住但欲乘化
獨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役目契后勞精牀
心蔽焉以物爲事也最哉夫子勉建良圖因山僧
還畧此達意也王君白

白居易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官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

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詩篋詩酒旣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輿屢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輦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

謝詩書數卷舉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山間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

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孟觴諷詠之間放卽放矣
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
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
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
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
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
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
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
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

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醅醅又飲數盃兀
然而醉旣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
相仍若循環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
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
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
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
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陸龜蒙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於甫里故云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挾槩微旨見有文中子王仲淹所爲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爲然貞元中韓晉公嘗著通例刻之于石意以是學爲已任而顛倒漫漶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誤後學乃著書擴而辨之先生平居以文章自怡雖幽憂疾痛中茫然無旬日生計未

嘗暫輟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輒變化不一其體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鑱恠異破碎陣敵卒造平淡而後已好潔凡格窓戶硯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冊值本卽校不以再三爲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雖少咸精實正定可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文字繆誤者刊之樂聞人爲善

通論不倦有無賴者毀折糝汗或藏去不返先生蹙然自咎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人旣士矣柰何亂四人之業乎且仲尼孟軻氏之所不許先生居有地數畝有屋三十楹有田疇十萬步有牛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指而田汗下暑雨一晝夜則與江通也無別田也先生由是苦饑因倉無升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爲具由是歲波雖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或譏刺之先生曰堯舜黷瘠大禹胼胝彼聖人也非聖人耶吾

一布衣耳不勤劬何以爲妻子之天平且與其蚤
虱名器雀鼠倉庾者如何哉先生嗜茶葑置小園
於顧渚山下歲入茶租十許薄爲甌蟻之費自爲
品第書一篇繼茶經茶訣之後南陽張又新嘗爲
水說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四
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
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
敗氣索者二年然後能起有客至亦潔樽置觴但
不復引滿向口耳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

見也不置車馬不務慶吊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
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作無事時則乘小舟設
蓬蓆賣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具擢船郎而所詣小
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去之不若
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
之由是渾毀譽不能入利口者亦不復致意先生
性狷急遇事發作輒不含忍尋物悔之屢改不能
又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人事不傳姓名無有得
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